

中国民间极神秘的相术家族灵异传奇

五阴之木

麻家

御风楼主人著

⑤ 轩辕宝鉴

无字大书

夜眼

明暗罗盘

鬼蝙蝠

无字慧眼

慧眼

夜眼

慧眼十五目

灵眼

益食

反骨

阴阳眼

无字春饼

南方出版传媒
花城出版社



⑤ 轩辕宝鉴

南方出版传媒
花城出版社
中国·广州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麻衣世家. 5, 轩辕宝鉴 / 御风楼主人著. -- 广州 :
花城出版社, 2016. 9
ISBN 978-7-5360-8074-4

I. ①麻… II. ①御…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210468号

出版人：詹秀敏
责任编辑：陈宾杰 王铮锴
技术编辑：薛伟民 凌春梅
封面设计：视觉传达

书 名 麻衣世家. 5, 轩辕宝鉴
MAYI SHIJIA. 5, XUANYUAN BAOJIAN
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广东新华印刷有限公司
(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盐步河东中心路 23 号)
开 本 787 毫米 × 1092 毫米 16 开
印 张 22.75 1 插页
字 数 493,000 字
版 次 2016 年 9 月第 1 版 2016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8.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购书热线：020 - 37604658 37602954

花城出版社网站：<http://www.fcph.com.cn>



目录

楔子/ 001

第一章 终南五行 002

第二章 借刀杀人 006

第三章 局中有局 010

第四章 亢龙有悔 014

第五章 邪魔外道 018

第六章 妙正真人 022

第七章 莹目之术 026

第八章 趁乱取事 030

第九章 竭泽而渔 034

第十章 观音庙外 038

第十一章 龙潭虎穴 042

第十二章 深入敌后 046

第十三章 天理老祖 050

第十四章 坐收渔利 054

第十五章 心领神会 058

第十六章 佛道之战 062

第十七章 天道至上 066

第十八章 生死空空 070

第十九章 一败涂地 074

第二十章 元婴之难 078

第二十一章 气滞入魔 082

第二十二章 沓沓无痕 087



目录

第二十三章 魔高一丈	092	第三十五章 消弭内乱	141
第二十四章 鬼烟柳木	096	第三十六章 神相铁令	145
第二十五章 风雨满殿	100	第三十八章 镜摘水落	149
第二十六章 天地双配	104	第三十九章 土鬼素婴	154
第二十七章 相濡以沫	108	第四十章 邪祟之首	158
第二十八章 五行六极	112	第四十一章 天地木囚	162
第二十九章 轩辕宝鉴	116	第四十二章 至死不悟	166
第三十章 东木之能	120	第四十三章 阴云不散	170
第三十一章 阴阳相济	124	第四十四章 机关算尽	174
第三十二章 御风而行	128	第四十四章 同室操戈	178
第三十三章 难兄难弟	132	第四十五章 九五合纵	182
第三十四章 连番蹉跌	136	第四十六章 庙堂内幕	186



目
录

- | | |
|----------------|----------------|
| 第四十七章 高处孤寒 190 | 第五十九章 尸魅夜逐 238 |
| 第四十八章 大奸似忠 194 | 第六十章 邪不伤身 242 |
| 第四十九章 针锋相对 198 | 第六十一章 豚债豚还 246 |
| 第五十章 匹夫之怒 202 | 第六十二章 邪气冲天 250 |
| 第五十一章 以杀止杀 206 | 第六十三章 谗屋人俑 254 |
| 第五十二章 反咬一口 210 | 第六十四章 万眼万身 258 |
| 第五十三章 无情无义 214 | 第六十五章 生死逆转 262 |
| 第五十四章 九曲珠环 218 | 第六十六章 养鬼为患 266 |
| 第五十五章 又是鬼爪 222 | 第六十七章 处心积虑 270 |
| 第五十六章 丧魂失魄 226 | 第六十八章 鬼眼灵灯 274 |
| 第五十七章 血光照镜 230 | 第六十九章 廉贞星孤 278 |
| 第五十八章 灵眼相气 234 | 第七十章 活尸拜师 282 |



目录

第七十一章	野狐农皇	286
第七十二章	阴阳御灵	290
第七十三章	天地罗生	294
第七十四章	叠眉重瞳	298
第七十五章	大执空术	303
第七十六章	第二颗头	307
第七十七章	卜家圣物	311
第七十八章	死灰复燃	316
第七十九章	一体双魂	320
第八十章	生死一念	324
第八十一章	归去来兮	329
第八十二章	生死不明	334
第八十三章	招魂大阵	339
第八十四章	魂难附体	343
第八十五章	幽冥搏杀	347
第八十六章	大梦方醒	351

昔年术界有六大绝世高手：命门血玲珑，医门青冢生，山门曾天养，卜门太虚子，相门陈天默、陈天佑。世称“五行六极”，并有诵曰：西金铮铮飞血鸟，东木茵茵掩青冢。北水沉沉生老怪，南火炎炎焚太虚。八野璜璜土中默，地势坤坤天承佑！如今，六人几乎全然失踪……陈元方逃脱五大队剿杀后，得知一股恶势力欲抢夺天书，便急回陈家村，却于观音庙遭遇数股势力，引发一场惊天大战！是役，老妖太虚子、鬼医青冢生惊现世间！上古法器轩辕八宝鉴重见天日！神相令一统术界，元方被奉为令主！



一夜打熬，实在是太累了，平素里十分小心警觉的我，一直到童童不住地呼喊时，才悠悠醒来。

我还是在河里仰面漂着，眼睛甫一睁开，只觉得阳光分外刺眼，等眨了几次眼睛，略定了定神，又觉天高云淡，开阔无比。

身上却是又麻又痒又僵又凉，像是肿胀了一般。

在这深秋之际，中原大地的天气虽然不寒，但河水在夜里的温度却已低至二十摄氏度左右，连续泡上几个小时，一般人绝对受不了，必定要生一场大病。

幸运的是，我体内有阳极罡气回护，一旦外界阴寒，它便自动生暖于周身百骸，护住元气，得保无碍。

饶是如此，在刚刚醒过来的几分钟内，我也觉得浑身的血液像凝固成块了一样，好不容易才慢慢融化开来。

身体一灵动，便觉舒畅，更兼精神已经恢复过来了，力气也回转了九成。想起昨夜里邵如昕的狼狈，其手下众人的惨淡，阿秀和我反而安然无恙，逃脱大难，又想起邵如昕对陈家村也无任何借口再行骚扰，内奸陈法被揪了出来，这都是大快人心的事情。

唯有一件事不妥，我和阿秀现在竟都成了“逃犯”。

邵如昕大权在握，在地方上可以便宜行事，甚至连军、警都可以随意支配，再加上她那神算无遗的本事，要是铁了心要抓我和阿秀，我们也难逃她的“天罗地网”。

不过邵如昕自己也说，她并非神仙，卜术虽妙，却一日不可过三，而且有所限制——或见其人，或闻其声，或知其姓名、四柱，百里之内，不掩于五行，便卜测无爽。也就是说，凡与她相隔百里之外的人，她便掐指难算。即便是在百里之内，她看不见人、听不见声音或者没有精准的四柱八字信息，也无能为力。

阿秀不是蠢人，肯定能逃脱得掉。

至于我，邵如昕虽然知道我的四柱八字信息，但我在数小时内随水漂泊，童童又在水下助力，游出去的距离应该也在百里之外了。

即便邵如昕拼着受伤之躯，率一干受伤部众，昼夜兼程，沿河追击，与我相距已不足百里，但我一直都泡在水里，乃是掩于五行，她邵如昕也算不准我的精确位置。

我翻来覆去地思索完毕后，便觉得心中欣慰。只肚子有些饿，忍不住动了动身子，道：“童童，不用再管我了。我自己游上岸去，得吃点东西。”

童童应了一声，随即潜入水底深处。

我在水里伸了一个懒腰，然后打了个旋，将浑身筋骨都舒展开来，刹那间受用非常。

就在这时候，一阵喧哗声猛然传进了我的耳朵里：

“哎！动了！”

“老天爷！那不是死人吗！”

“诈尸了！”

“成了淹死鬼了！”

……

我不由得愣住，循声望去，这才看见岸上不远处，熙熙攘攘跟着一群男男女女，一个个都神色慌张地看着我。

其中还有两个穿着制服，是警察。

我脸色一沉，心中暗道：“这么快就追上来了？”

正做打算，一个警察忽然喊道：“喂！你是死的还是活的？”

“死的活的？”我听见这没头没脑的话，又是一愣，再往人群里一看，见还有些似是消防员打扮的人，在顾盼观望。

我猛然醒悟过来，肯定是有人大白天看见顺水漂下一个不会动的人，以为是死尸，就报了警。

那么多人都是跟着看热闹的。我刚才醒过来，浑身不得劲儿，又思考问题入神，竟没有去岸上看看。

待消防员要过来打捞“尸体”时，我却思索完毕，动了动身子，因此引得岸上人群惊诧，还有人喊出“诈尸”的话来。

这么一想，我登时又把提起来的心放了回去，笑着朝岸上的人摆了摆手，然后往岸上游去。

“妈呀！要上岸了！”

人群里也不知道是谁，咋呼呼喊了一声，然后带头就跑，吓得众人都是一蹦三尺高，纷纷欲作鸟兽散。

那两个警察也有些慌张，可是又不好跟着众人一起跑，正是满脸异色，十分窘迫。忽有一人朗声道：“哪里诈尸了？让我去收了他！”

这一声喊，力道极大，远远地传进我的耳朵里，竟还有些嗡嗡之声，显然是气出丹田，不是个凡人。

我刚刚爬到岸上，便循着声音去瞅，只见逃窜的人群又低眉耷眼地蹭了回来，人群里有一人昂首挺胸、气宇轩昂地挤了出来。

这人一走近，首先映入我眼帘的便是他那一身醒目的道袍——原来是个小道士。

我湿淋淋地站起身来，细细地打量他时，只见他脚踏一双黑白色百纳底布鞋，背上斜插着一柄白毫拂尘，左手提着一尊拳头大小的紫铜色帝钟，随着他走路，正一晃一晃，叮当作响；两腰侧鼓鼓囊囊，显见是有不少东西装载着，只不知道装的是什么。

忽然间，我的目光扫到他的胸前，只见那里赫然印着一个太极阴阳图案，但是却和我们一般所见的图案不太一样。我们平常看见的都是黑白相间、线条分明，而他胸前的图案却像一片缓缓升腾、虚无缥缈的云烟水雾，似是什么标志，只是没见过。

再观其相貌，但见宽额之下，两道剑眉入鬓，目如朗星，眸子里精芒吐露，显得魂力不弱，一尊鼻头丰大如蒜，两处腮边圆润不孤，更兼唇厚齿白，颌下饱满，肤色白皙，却是正人吉相。

但这相貌，看上去怎么这般熟悉，仿佛哪里见过似的？

这道士已经走近，那两个民警正看他，问道：“你干什么？”

他也不理，直走到距我三尺之地处才停了下来，上下看我了一番，用鼻子使劲嗅了嗅，稍稍皱起眉头，道：“身上果然有崇气！”

我吃了一惊，童童的元婴在我耳朵里藏着，那确实是崇气无疑，这小道士竟然能嗅得出来，本事也当真不小。

若是我，还需要以法眼相之呢。

那道士见我沉吟，手猛地一抖，喝了一声道：“呔！”

这一声暴喝吓了我一跳，连带那两个警察也忍不住哆嗦，只听那小道士大声道：“你是人还是尸魔？是天尸、昼尸还是贪尸？‘镇尸符’在此！老实交代，否则要你好看！”

我一听他说这话，猛地想起一个人来——昔日在兰考帮助王兴强、金源舅甥破除鬼母鬼子过胎一事时，那王兴强说他是终南道派玉阳道长门下的记名弟子，曾请来一个师兄助力，那个人是“终南五行侠道”之一，名字唤作……是了，叫杨之水！

我几乎可以肯定，眼前这人正是杨之水！

还未等我开口，这道士就拿着“镇尸符”朝我额头上贴来了，我急忙一闪，避了过去。

围观的人见来了个道士，早已经是里三层、外三层地聚在不远处，个个伸长了脖子往这边看，又不敢太靠近。后面的人挤着前面的人往前走了，前面的人就回头骂后面的，乱糟糟的一片。猛然间见小道士动了手，登时鸦雀无声，两眼放光地看着！见我闪了开来，与那道士“对上了招”，登时齐声喝了一大彩：“好！”

这声音炸雷似的，倒把小道士吓了一跳。

没能看见热闹的人，听见爆出喝彩声，更急得抓耳挠腮，又蹦又跳，伸脖子抻头，恨不得立即变成长颈鹿。

热闹有这么好看？真是闲的！

我不禁又好气又好笑，对那道士说道：“杨兄弟还是急脾气，一言不发也要动手？就不怕打错了人？”

那道士见我躲闪，已经是怒意上脸，正要追击，突然听见我说这话，倒吃了一惊，不由得停下动作，狐疑道：“你，你认得我？”

我已经完全肯定他就是杨之水了，大笑道：“昔日殡仪馆里大战天尸余不平，杨兄弟奋起神威，三昧火符施展开来，惊天动地！怎么，现在兄弟落魄了，你就不认得了？”

“啊？哎呀！”杨之水猛地顿足叫道，“你是元方兄弟！”

我拱手一揖道：“正是小弟。”

杨之水慌忙还了个礼，又惊又喜道：“真是想不到在这里见到你！你，你怎么成这个样子了？”

我叹口气道：“说来话长咯……”

话音未落，肚子里忽然“咕咕”作响，杨之水一怔，随即笑道：“走！请你吃饭去！”

说罢，拉着我就走，口里道：“我师父也在附近，我们正要去陈家村，现在倒巧了！我带你去见他，你先换个衣服，瞧这浑身上下湿的……”

听见杨之水说他们师徒要去陈家村，我吃了一惊，正要问，那两个民警因见没什么大事，开口问我道：“你没事吧？”

我道：“没事！谢谢了！”

民警说了声：“不客气，以后别……”

还没说完，杨之水拉着我已快步远去了，围观的人群见没热闹可看，随即垂头丧气地一哄而散。

路上，杨之水道：“我刚才嗅着你身上有股祟气，应该没有错，你是不是遇到什么麻烦事了？大老远的我听见有人嚷嚷，说河里漂来了一具尸体，诈了！所以巴巴地跑来看，竟料不到是你！”

我道：“麻烦事是有，不过那祟气另有隐情，对我有益无害——杨兄你刚才说令师和你准备去陈家村，是为何事？”





杨之水走路极快，我虽然浑身湿淋淋的不舒服，但也将步子迈得很开。没多久便走上大路，远远望见一片高矮不等的房屋店铺，虽不十分热闹，但也是人来人往。杨之水一边走，一边说道：“去你们陈家村还能有什么事？为同道两肋插刀喽！我和师父已经走了两天啦！”

我愣了一下，道：“你们是打算帮我们对付邵如昕？”

杨之水“嗯”了一声道：“也可以这么说。元方兄弟啊，你现在的名声可是如日中天，伏牛山中一力败三门的故事，兄弟已经听得耳朵都起了茧子！这次和师父一起启程的时候，恨不得胁下生双翅，立即飞到你们禹都陈家村，可是万万没想到，今儿个就见了面！真是人生之奇遇，何处不相逢……”

我听见杨之水说的第一句话，便动了心，再没有仔细听他下面絮絮叨叨，好不容易等他住了口，我便狐疑道：“什么叫作‘也可以这么说’？哎，不对呀，邵如昕到陈家村挑事不过是昨天临时决定、临时实施的，就连我们也是在邵如昕来之前很短的时间内才获知消息，你们怎么就已经走了两天？”

杨之水“啊”了一声，猛地站住，我也跟着站住。杨之水问我道：“邵如昕昨天去你们村子里挑事了？”

我道：“对呀，不然我怎么能落得这么狼狈？我这是逃命出来的，现在可是逃犯！”

杨之水瞪着眼道：“昨夜？”

我道：“是呀！怎么你好像完全不知情的样子？”

杨之水呆呆道：“我就是不知情啊。”

我越发摸不着头脑，道：“那你为我们插的哪门子的刀？”

杨之水挠了挠头，道：“连我也糊涂了，怎么邵如昕昨夜就到了陈家村呢？”

我们两个大眼瞪小眼，愣了一会儿，忽听见一道浑厚粗犷的声音喊道：“之水，跟谁说话呢？怎么不上来？等着你吃饭呢！”

杨之水道了声：“师父看见咱们了！”然后抬头大声回道：“马上！”

我循着杨之水的目光看去，只见一个三层楼高的简陋旅馆写着“滨河旅社”四个大字，二层最西侧的一个窗口处露出一个人脸，正瞧着我们。

那人脸远远的，虽不是十分清晰，但足见相貌威严，尤其是鼻子下、嘴唇上的两撇八字须，浓重异常，颌下还生着一丛黑，也分外显眼。

《义山公录·相篇》有言曰：“上为禄，下为官，宁可有禄而无官，莫教无禄而有官。有禄无官者福来寿至，无禄有官者财散人离，纵有五官，难保周全！有禄有官且秀美者，五福俱全之相！”

念及此，我对杨之水笑道：“杨兄弟，令师尊是个大福大寿之人啊，跟着他，这辈子吃不了亏。”

杨之水喜道：“是吗！待会儿上去跟师父说，他准高兴！”

我们两人快步走进那旅馆，拾级而上，须臾间已经到了房间门口。

屋门是开着的，我跟在杨之水后面，往屋内一瞥，已经看清楚那屋子的情形——坐北朝南，约莫两丈深，一丈半宽，横着置放了三张大概六尺长、四尺宽的单人床，东侧角落里一口窗户，窗户下摆着一张三尺半高的四角桐木桌，放着一瓶白酒、三个酒盅，另摆着四个大瓷盘，却是一盘花生米、一盘黄花菜、一盘辣子鸡、一盘熟牛肉，另有三个大海碗，乳白色的高汤里浸着宽面片儿热气腾腾，里面是豆腐丝、葱丝、香菜、粉条、羊肉片、山药片、鹌鹑蛋……汤上还点了几滴香油，正是河南地地道道的羊肉烩面！一股又香又鲜的浓烈气息扑面而来，我嘴里瞬间便溢出来满口的哈喇子，只强忍着没流出去，但肚子却已是不受控制地“咕咕”抗议！

“哈哈！之水出去溜了一圈，竟带回来个腹中空空如也的‘吃才’！”

一阵爽朗的笑声传来，我这才把目光从满桌子的饭、菜、酒上撤走，扫向坐在桌子两旁的人——一个是道士，四十多岁年纪，生得浓眉大眼、细腰宽背，脸色仿佛古铜，唇上八字须分明，唇下黑色更显。此人操一口正宗的中原官话，正是杨之水的师父，现今终南道派二代弟子中的顶尖人物，术界中有名的玉阳子，玉阳道长！

还有一个人，跟玉阳道长相对而坐，也是四十多岁，身材却是极瘦，头发又直又长又黑，顺滑得有点光泽夺目，一双笑眼眯着看人，两处眼角外鱼尾纹十分明显，相照太阴，正是《义山公录·相篇》中说的财富之相！

我却不认得他是谁，他已经笑着对我说道：“食客，来这边坐！”

我脸稍稍一红，正欲说话，杨之水却兴奋地抢着说道：“师父、徐师叔，您二老可知我请来的这位是何方神圣？”

玉阳道长看着我，玩笑道：“浑身上下还湿漉漉的，总不会是河神吧，啊？哈哈哈！”

我也笑着，拱手作揖道：“河神是不敢当，却差点被河神捉去，做了水鬼！晚辈禹都陈元方，拜见玉阳道长、徐师叔！”

我不认识那姓徐的人是谁，但听杨之水叫他“徐师叔”，我便也叫他“徐师叔”。

不料话音刚落，这位“徐师叔”已猛然收了笑脸，惊诧道：“禹都陈元方？莫不是颍水河畔陈家村的陈元方？”

玉阳子也失声道：“麻衣陈元方？”

我再次拱手道：“正是晚辈！”

杨之水得意洋洋地道：“虽然不是河神，但是却是神相！怎么样——来，元方兄，穿道袍的便是兄弟我的恩师！这位徐师叔却是命门大派慈元阁的高手，尊号‘宗阳’！”

玉阳子与徐宗阳已经一起起身，既有些愕然，又有些惊喜，徐宗阳道：“实在没想到在这里能遇上元方世兄！喜出望外，惊喜交加！”

玉阳子则道：“之水，饭是没你的了，再下去弄一碗烩面，添一双筷子，打一份下酒菜！”

杨之水连声道：“好！元方兄弟就先在这里吃，我马上回来！哦，对了——衣服，我包袱里有一套常服，不是道袍，元方兄弟先换上！”

说着，杨之水早扭身跑了出去。

我看了看桌子上的饭菜，又看了看放在床边的包袱，却拉了一把小凳子坐过去，笑道：“衣服早被焐干了，也不急着换，眼下晚辈是快饿死了，也不顾其他了，先吃为上！”

说着，我端起一碗烩面，拿筷子一搅，叼起一大筷头面片儿连带着各种辅材，狼吞虎咽地塞进嘴里，胡乱一嚼，呷一口高汤，混着就咽了！再夹一口熟牛肉——怎一个爽字了得！

我长吁一口气，只觉得浑身上下都暖洋洋的，连衣服贴在身上湿漉漉的感觉也没有了！

一连扒了半碗饭，才觉得肚子里终于充实了。我放下饭碗，对玉阳子、徐宗阳笑道：“不好意思，见笑了，两位前辈大概没想到，陈元方是这么一副没出息的样子吧？”

徐宗阳笑眯眯地道：“这有什么见笑的，男子汉大丈夫，真性情！我喜欢！”

玉阳子也道：“对！我也是这个吃相，这样才香嘛！来，喝杯酒，去去体内的寒气！”

我也不推辞，接过玉阳子递过来的酒盅，仰面饮尽，那酒入口温润，咽下去之后，喉咙里兀自清凉通泰，胃、腹里也没有烧灼之感，正是清香型的低度数好酒！

玉阳子喝了声：“好！”

徐宗阳也道：“原来是同道中人！哈哈，再来一杯！”说着已经又递上来一盅酒。

我笑着接过，又一饮而尽，这下，浑身血液都畅快沸腾起来。

爷爷是极爱饮酒的人，十岁左右就开始“教唆”我喝酒，老爸却是极为自律的人，滴酒不沾，所以自爷爷去世以后，我也很少再喝酒了。这次，有人相劝，又是好酒，却是心中大慰！

刚赞了一声好酒，杨之水已经一手端着面，另一手端着一盘五香卤猪蹄上来了。

坐定之后，杨之水笑道：“元方兄弟还是没口福，如果早上被我发现，现在就

能喝到正宗的逍遙鎮胡辣湯了！”

我微微诧异道：“怎么说？”

楊之水道：“这里就是逍遙鎮，徐師叔的地盤，他請的客！不過，眼下的辣子雞、熟牛肉也都是這裡的特產，花生也是特意買開封的！”

我怔怔地看着三人，道：“这里是逍遙鎮？那意思是我從昨夜漂流至今，竟從禹都過襄城、許昌，入漯河，至周口？”

楊之水“啊”了一聲道：“你是從陳家村一直漂來的？”

玉陽子與徐宗陽對視一眼，都斂容道：“我們正要去陳家村助力，你怎麼從陳家村漂來了？”

我道：“剛才楊兄弟說三位要到陳家村助力，却不知是怎麼回事？”

玉陽子道：“我們自然是去對付邪魔外道了！”

徐宗陽道：“民間術界，十三家有名有姓的齷齪門派都已經動身去陳家村了！”

我愕然道：“十三家？他們去幹嗎？”

楊之水道：“或明搶，或暗偷，要你們的《神相天書》啊！”

玉陽子接口道：“五大隊在數天前放出消息，說你已經得了天書，領悟了其中的一兩層意思，所以才能在伏牛山中大顯神威，一力敗三門呢！”

我木雕似的呆了半晌，猛然間一拍桌子，怒罵道：“好個邵如昕！借刀殺人！”





三人听了我的话，都吃了一惊，玉阳子与徐宗阳迅速交换了下眼神，不作声，杨之水却道：“什么借刀杀人？谁？怎么个借刀杀人法？”

我看着三人道：“我们根本没有找到《神相天书》，邵如昕是胡说八道！”

徐宗阳道：“即便是你找到了，那也是你们陈家自己的东西，他人就算看着再眼红，也不能去偷，更不能去抢。”

玉阳子点点头道：“对，我也是这个话。昔日在兰考，你们陈氏父子曾救助过我的记名弟子王兴强，又翦灭天尸余不平，使之水逃脱大难，这份人情天大地大。我是滴水之恩，涌泉相报的人，断然不会看着陈家村遭一帮小人毒手！”

我听他二人这么说话，知道他们虽然是好心，但却好像还是相信《神相天书》已经被我陈家找到，当即便将伏牛山中的事情简略地说了一遍，又将昨夜邵如昕大闹陈家村的事情也讲了出来，三人这才明白陈家与五大队恩恩怨怨的来龙去脉。

杨之水脾性急躁，玉阳子乃是其师父，更是激烈之人，听我说完话，早已经是涨红了脸，当即喝一口酒，猛拍一下桌子，道：“没想到邵如昕竟如此不堪！五大队之前还好好的，四下里缉拿邪徒，覆灭异教，破除诡案，倒也令贫道信服。可在邵如昕手里，成了什么样？与打家劫舍的强盗有什么区别！”

徐宗阳沉吟道：“元方世兄这么一说，我也清楚了，果然是借刀杀人！常言道，‘匹夫无罪，怀璧其罪。’邵如昕散布假消息，引得龌龊小人去陈家村惹事，她便不用自己出手，就已经去掉了大敌。真是好毒！”

杨之水道：“还好元方兄弟手段也不差，让邵如昕吃了大亏！不过也就是因为手段太高明，所以别人还真以为是你们找到了天书。”

徐宗阳道：“以她睚眦必报的性格，一定还会想出更毒的办法来！”

我默默地夹了一块鸡肉，塞进嘴里，心中反复思索，一时倒有些食不甘味。见他们三人都在看着我发愣，我笑了笑道：“你们也快吃，别都光看我吃。等吃完了，咱们还可以一道走，我要回陈家村！”